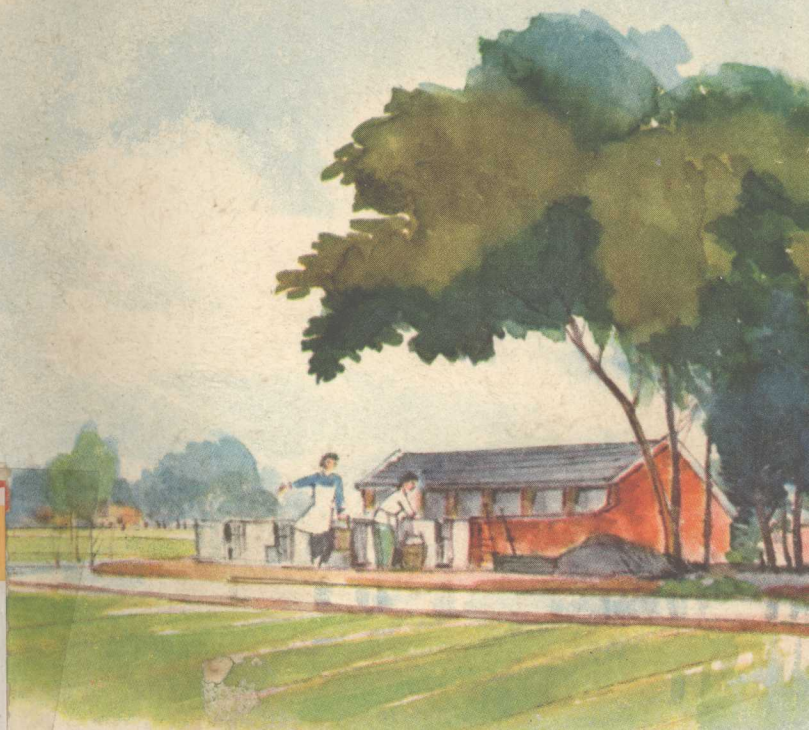


# 腊梅香

短篇小说集



# 腊梅香

短篇小说集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# 香 目 录

- 组织委员……………江阴县 郭 宁 ( 1 )
- “ 0 级泥水匠” ……无锡县 顾模立 ( 29 )
- 芦蒲沙的早晨……………沙洲县 陈鹤鸣 ( 42 )
- 风华正茂……………江阴县 溪 源 ( 58 )
- 腊梅香……………太仓县 陆健德 ( 77 )
- 风浪中……………吴江县 赵 践 ( 91 )
- 育秧图……………无锡县 陆亚初 ( 111 )
- 石榴花开……………常熟县 金曾豪 ( 129 )
- 春满蚕室……………无锡县 沈立新 ( 141 )
- 双凤展翅……………太仓县 鹤 洛 ( 156 )
- 家……………江阴县 李昌达 ( 172 )
- 两份购销计划……………昆山县 屈松云 ( 182 )
- 雨后……………吴江县 朝 前 ( 194 )
- 快马加鞭……………江阴县 顾 红 ( 208 )
- 考核……………昆山县 陈 益 ( 228 )
- 稻海激浪……………无锡县 力 新 ( 243 )
- 银杏新春……………吴 县 詹一先 ( 256 )

# 组 织 委 员

江阴县 郭 宁

大队书记江贵城调到公社机电站工作，我们党支部改选了一次。我——原来的组织委员——当选了支部书记，接着需要补选一位组织委员。

同志们心里早有个人儿。一个新入党的小伙子霍地站起来说：“我赞成江瑞华！”话音刚落，有人啪啪地拍起手来，有人大声高喊支持。我心里说：“嘿！真是弹到一根弦上去了！”

我愉悦地膘了江瑞华一眼，不料，她那笔直的视线正射着我，眼神里分明有一股豪迈的锐气。

这是一个二十三、四岁的姑娘，中等身材，外貌也很平常。穿着月白色的对襟衣裳，黑细布的裤子，裤腿上沾着几点小小的泥星，完全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。可是，明眼人能看出，她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她的眼睛特别亮，就象两颗闪耀着的黑宝石。

这时，我还没叫大家举手表决，人们的手臂已齐刷刷地举起来了。我说：“嘻！自动化！”有人嘻嘻地笑起来。我身边一位老汉拉拉我的衣袖，说：“你看，那才是自动化！”

我一看，江瑞华自己也举了手，她那微黑、丰腴的手臂，凝然不动地举过头顶，正神态自若地微笑着。我心头一阵惊喜，惊的是她这样直率果敢，无所顾忌；喜的是她这样信心百倍，勇挑重担。

这种情景使我想到以往的选举，要是选到某些腼腆的姑娘，她们就脸红耳赤，心慌气喘，低着头，摇着手，一个劲地嚷：“我干不了！我干不了！”现在，江瑞华恰恰相反。我正满心欢喜，那边椅子“咯吱”一响，江瑞华的妹妹江瑞平站起来，望望姐姐，又望望玻璃一般的桌面，欲言又止。

江瑞华从从容容地笑了，嘴唇动了一动说：“瑞平，不赞成就是不赞成嘛！当初我不赞成你入党，也是当面直说的。”

江瑞平犹豫地说：“姐姐……你是毛栗子，浑身都生着刺！”

有人笑起来。我说：“有刺并不是坏事，要看刺的谁？刺在啥地方？刺刀刺的是敌人，谁说刺的不好？”

大家都称赞我比喻得好。

江瑞华感动地摆摆手，仿佛一个客人受到了特别热情隆重的接待。她一口气说：“嗨！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大家还得帮助我才成，我要做一把真正的刺刀，还不知要怎么磨哩！”说完，她把两条黑油油的粗辫子往后一甩，那绯红的脸上露出一一种坦率而愉快的神情。

这时，我心里就象窝着一碗酒酿，甜津津的，望着她英俊的脸庞，自然而然想起许多事情……

## 二

江瑞华是烈士的女儿。一九五二年，她母亲在乡里当妇女主任，当时调来一个乡长，是个混入党内的有血债的叛徒，瑞华母亲知道这人的底细，立刻向党组织反映了情况。那家伙得了风声，寻机对她下毒手。一个漆黑的下着细雨的夜晚，瑞华母亲打着雨伞回家，忽听得路边有噤噤啾啾的声音，从半人深的草丛里窜出一条黑影，正是那个叛徒，在此等她。叛徒把手里的匕首反又在背后，说：“嘿！是你告我的吧！”“你这条毒蛇！”“还这么凶！你要死还要活？”“我不怕！”瑞华的母亲抡起伞柄，把那家伙打了个趔趄。后来，她给刺了十几刀，全身的衣裳都给鲜血染红了。她爬回乡政府门口，用手势表示出匪徒逃走的方向，一句话没说就牺牲了。

江瑞华的父亲是个乡干部，总是东方发白就出去，星光闪烁才回家，多亏了乡亲们照顾她姐妹俩。贫下中农按照自己的理想培养着小瑞华。村里批判不法地主刘麻子，这个阿姨把小瑞华一推，那个叔叔把小瑞华一拉，老爷爷摸摸小瑞华柔软的黄头发，都要小瑞华发言哩！可她在哪儿哟，会场上看不见人——她太矮了！大家热心地往她脚下垫一张板凳，她高高地站着，用小手指指着刘麻子的脸，清脆地斥责着：“你干的坏事，就象这脸上的麻子一样多，你还赖！”

老贫农给小瑞华讲逃荒要饭的悲惨家史，听到伤心的地方，她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；讲到解放军救了她全家，她一边用手背抹眼泪，一边咧着嘴笑。就在这天夜里，小瑞华不见了，打起灯笼也找不着她，全村人急得一夜没合眼。第二天早晨，县人武部的一位女同志把她送回来了，说她在人武部闹了一夜——要参军。

她的脸很象她母亲，修长的眉毛，晶亮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。她的性格就更象她母亲，这是一种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性格。她认清什么是对的，粉身碎骨也要坚持，她认清什么是错的，天崩地塌也敢顶住。

有一回，县委到我们支部检查工作，正巧找到我和江瑞华两个人。他们问起上半年的组织工作搞得如何，我当时是组织委员，心里暗暗叫苦，这半年我抽调到水利工地当负责人，没有回家过问这事。

江瑞华当着我和领导的面，直通通地说：“谈不上组织工作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组织委员不管事呗！”

我连忙解释我到水利工地上去了。

“你去了五个月！”江瑞华说，“还有一个半月你在家，你只顾搞丰产试验田，发展新党员大家催你几次，你象个聋子。”

她那张嘴不饶人，一口气说了好多刺耳的话，说得我恨不得掘个洞钻下去。这次之后，我吸取了教训，组织工作搞好了，当时的一股怨气变成了深深的谢意。

还有一件事更使我难忘。前年春天，公社下来一个帮助大队工作的副主任，名叫孙豪，兼任公社塑料厂厂长。这人生着一张白白的脸，头发总是梳得象水波一样。他外貌高雅，衣着漂亮，口袋里夹着三支金笔，处处露出颇有学问、颇有修养的神气。

那时农村正在批判“只要农业，不要副业”的错误倾向，可我们大队一直坚持多种经营，没有受到干扰。孙豪一来，却不问青红皂白，有理三扁担，无理三扁担，硬说我们搞‘左’了。他那张嘴巴象一张密纹唱片，连唱三个钟点舌头不打一个疙瘩。他决定大大扩种西瓜，竟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。

那时的支书，江瑞华的父亲江贵城不同意这样做。特别是三队队长徐青林，一听见就嚷起来：“干脆别吃饭，吃西瓜吧！”这小伙子思想红，干劲大，当队长三年，产量往上跳了三跳。他有个听见风就是雨的脾气，碰见孙豪就辩论起来了。青林说：“我们年年种百分之五的西瓜，本来船头是直的，你现在一撑，倒是歪透了！”孙豪说：“歪与直，是矛盾的统一，你墨水喝得少，我来给你讲。”接着孙豪左一个矛盾，右一个辩证，把话题象放风筝似的越扯越远。江瑞华在旁边听着不对劲，说：“你矛盾来，矛盾去，可就没抓住主要矛盾！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，粮就是主要矛盾。”孙豪心平气和地说：“看不出你这丫头有这么两下子！现在既然有不同意见，就不忙下结论，我们要发扬民主，发动群众，充分讨论。”

当面说得好好的，第二天就变了卦。孙豪私自在社员大



会上宣布种百分之二十西瓜，他一双大手撑在黑色的桌子上，说：“谁有意见提出来，没有意见就照这个办，这叫民主集中制！”

“我有意见！”

江瑞华挺身而出。她的脸倏地红了，嘴角微微地颤抖着，可她立刻镇静下来，高声大嗓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她举出一系列具体数字，令人信服地说明，多种西瓜严重损害了粮食生产；她严正指出，这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；这不是以副养农、以副促农，而是以副伤农、以副挤农。

瑞华的话尖锐、泼辣，就象一把火，把整个会场烧着了。徐青林喊道：“好汉敢撑逆水船！不能让歪理冲着跑！”人们一下子喧嚷起来，骚动起来，有赞成的，有反对的，热闹极了！

群众是真正的英雄。一场争论使大家心明眼亮，十有七、八抵制孙豪那一套。最后江贵城重新宣布种百分之五的西瓜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孙豪主张扩种西瓜，原来有他的小算盘，他打算将大批新鲜西瓜运到大城市供应某单位，换取大批电解铜……

### 三

改选后，支部推瑞华分管蚕桑生产。蚕桑是我们大队最重要的副业，工作量很大。我粗粗估摸一下，全大队二十九

个小队，光跑一遍起码得大半天，要做检查、指导工作，就更吃重了。难怪瑞华找我研究组织工作，常常都是星星月亮下来的。

一天晚上，瑞华又来了。她一进来就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，嘘呀嘘地喝着。我看她稍微瘦了一点，心里有些不安。

“你有病吧？”

“你才有病，”她盯着我，笑了，“大叔，你有关节炎、嗓子痛、胃气病，喜欢有人陪你生病，我才不陪你哩！”

我要和她研究明天支部大会通过新党员的事，而她只是咕咚咕咚地喝水，不讲话。

我又惊异又好笑，说：“你吃了什么东西？咸鱼？咸肉？咸菜？咸萝卜？象你这么喝水，我真要开个老虎灶！”

“老实给你说吧，我还没吃晚饭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今天跑了二十三个小队，检查桑树生长情况。回来已经八点了！想起明儿开支部大会要和你研究一下。要是回家吃了晚饭来，你早打鼾了。与其叫你热被窝里爬出来，还不如我肚子坚持一下。”

“你怎么不早说啊！”我立刻跑进厨房，把所有吃的东西都搬了出来。

这天晚上，我们着重讨论了王庆和的问题。他，是去年下乡的知识青年，团员，他的父亲是我们县的县委书记。初来时他表现很好，支委会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入党志愿书也发给他填写了。可今年上半年孙豪把他调到塑料厂当采购员，他才去两个月就回来了，从此有了这样那样的毛病。照

这种情况还要不要将他的志愿书提交支部大会讨论表决呢？

江瑞华坚决主张拿出来，并阐述了理由。

江瑞华讲得既全面又透澈，我非常赞成，站起来说：“就这样定了！”

第二天，我们召开支部大会，讨论通过两位同志的入党志愿书。

一位，便是王庆和。还有一位，是三队队长徐青林。

大家正对这两位同志提意见的时候，“叮铃铃”——桌子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。江瑞华随手抓起听筒，大家的视线都吸引到她身上，屋子里一瞬间悄然无声。我就坐在江瑞华的对面，电话里的言来语去，我都能听见。

这电话是孙豪——就是那个副主任兼塑料厂厂长打来的，最近公社书记患病，公社党委日常工作由他主持。

江瑞华“唔唔”了几声，忽然象牙痛一样闭上眼睛，长长的睫毛不愉快地垂下来，两片嘴唇往里噙成一条线，她的脸上掠过一种难以容忍的神色。

孙豪在电话里说：“哦！你是江瑞华，太好了，我知道你当了组织委员，年轻有为呵！好好干！接班人！将来的位子都是你们坐的！”

江瑞华淡淡地说：“我们应该谈工作，不谈坐位子！”

孙豪说：“做工作吗？你做得狗撵鸭子——刮刮叫！你们支部的成绩公社都知道，都记在账上，告诉你，公社打算把你们支部评为模范支部，你呢，评为优秀干部！”

江瑞华厌倦地说：“别那么评，要有成绩也是大家的，我没有特殊的功劳！你有什么事，我们谈正经的！”

孙豪说：“有事，当然有事喽！我问你，王庆和的入党问题解决没有？王庆和，就是那个县委书记的儿子！”

“还没有解决。”

“抬一抬手，解决算了！”

“老孙！”江瑞华一丝不苟地说：“你是公社干部，你应该懂得党的组织原则呀！这要看支部通过不通过，不能谁说了算！”

“那当然。你这种坚持原则的精神是很可贵的！不过我了解王庆和，他的表现很好；他爸爸又是老革命，不发展不大好。我看这样，你们发展，我负责好不好？有我撑腰杆，你们放心好了！”

“你的话，”江瑞华冷静地说：“我是越听越不放心！”

对方突然搁上电话，仿佛说：“你得考虑考虑。”江瑞华慢慢地放下听筒，脸上出现一种不常有的肃穆表情，一绺散乱的鬓发遮暗了她的眼睛，她也没有去拢一拢，只低声对我说：“大叔，你是听见的！”我说：“向大家说吧！让大家想一想，这样做对不对？”

江瑞华深沉有力地说：“王庆和同志也在这里。入党，这是政治生命中的大事，庆和，如果我们马马虎虎发展算了，这不是关心你，而是对你不负责任！”

江瑞华的话象热油锅里撒下一把盐，会场上“炸”开了。我第一个说：“瑞华，你刚才回答得好！”

“共产党员就要坚持原则！”

“够条件发展，不够条件不能硬发展！”

“对于革命干部的子要求不能降低！”

江瑞华欣慰地拢了拢鬓发，红润的脸颊上出现两个坚定的酒涡，那双直来直去的眼睛，就象两柄雪亮的利剑，直盯着桌子上那个黑胶木的电话机，仿佛说：“孙豪，你听听大家的意见！”

接着，江瑞华讲起王庆和初下乡怎么关心集体，怎么刻苦耐劳：下雪天他拿出自己的毯子给耕牛御寒，修涵洞他第一个跳下去，溅得满脸黑泥浆；三更半夜他在小油灯下学打草鞋……

江瑞华又谈起现在的王庆和：讲究穿着，经常喝酒，有时无缘无故不出工，开会总是迟到……

“为啥庆和变了？”江瑞华总结地说，“我看是跟孙豪去塑料厂有关系。”

江瑞华说完，我恳切地说：“庆和，你自己谈谈吧！”

王庆和是一个魁梧的小伙子，生着一张白晰的大脸，他稍微有点悔恨地揉搓着自己毛哗叽的中山装，毫无怨言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同意江瑞华的话，我，是差得很远。”

随后进行了表决，一致通过了徐青林。大家认为：他路线觉悟高，大寨精神旺，把一个原来落后的小队闹了个天翻地覆。王庆和没有通过，个别同志保留意见，江瑞平就是其中一个。

散会了，江瑞华在门口扯扯妹妹江瑞平的衣角，说：“一起走！”我跟在这姐妹俩的后边，只听得江瑞华慢语轻声地问：“开会，你怎么老不发言，谁给你嘴上贴的封条？”

“你还说我哩！”江瑞平也温和地说，“你一天不得罪人，太阳就不落山，这样下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江瑞华气得噤地站住了，两道修长的眉毛直竖起来，就象两支黑色的雁翎，直盯着妹妹说：“什么好处不好处！我只想对革命有好处！……”

#### 四

早上，我在徐青林的入党申请书上写上支部大会的意见，送到公社党委审批。在公社党委主持工作的孙豪，右腿架在左腿上，燃起一支烟，用手指弹了弹这份申请书，说：

“王庆和的一份呢？怎么没拿来！”

我说：“王庆和昨天没有通过。”

他立刻把志愿书往桌子上一扔，同时也扔掉平日那种文质彬彬的风度。我第一次看见他恼羞成怒的样子。他猛地站起来说：“都是江瑞华捣蛋！给你们打过招呼了，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公社党委？”

说罢，他怒气冲冲地走出去，“乓”的一声，用劲地拉上了门。

下午，孙豪亲自来到我们大队办公室，对我说：“你把江瑞华叫来！”我到处找江瑞华，走东村，跑西村，鞋底磨掉了一层才把她找到。

我说：“你到天上去了？”

她笑着说：“我同庆和谈谈心，劝他别泄气，脸上有黑灰——又不是麻子洗不掉——洗了就好！庆和在革命家庭长大，本质还是好的！不过这一阵他情绪波动得象海浪。怪事！先前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一出去就变了？”

我说：“是孙豪叫他出去的，现在孙豪又逼着我们发展他，我们党的大门敞开着，凡是具备入党条件的同志都可以进来。可有人要用私人关系的带子拖人进来，我坚决反对！他来了。”

江瑞华说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他来他的呗！”

孙豪看见江瑞华走进大队办公室，先拉出一张椅子，用一个食指指一指，表示请坐。江瑞华毫不客气地坐下来。孙豪偏过脸去，手里用力揉搓着一个纸团，故意对江瑞华不理不睬，只从喉咙里发出“哼……哼”的声音。骤然间，他回过头，目光变得凌厉而阴森，同江瑞华锐利的毫无畏惧的目光，紧紧地交叉在一起。他冷冷地说：

“种西瓜那一回就够了，再不要闹第二回了！”

江瑞华笑笑，说：“哎呀！我还是那个脾气！”

她这句话语调似乎很天真烂漫，又好象锋芒毕露，我心里说：“这一句好厉害！”

这孙豪真是个怪人，他的脸是黄梅天，说变就变，他脸上的皱纹一下子松开了，赔出笑脸说：“昨儿我说话走火，有点不合情理，发展党员是你们支部的职权，上面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们。其实嘛，我也是好心，人家老干部走南闯北，打了那么多仗，流了那么多血，到头来，儿子入党还那么困难，这事请你们再开个支委会，商量商量怎么办？”

江瑞华诚恳地说：“不是我们不发展他，是他不够条件！”

孙豪皱皱眉说：“该有多高的条件呀？他来塑料厂工作，表现满好嘛！”

江瑞华一五一十将王庆和最近的表现向孙豪作了汇报。她对孙豪的态度是有礼貌的，不卑也不亢。她有意迷惑不解地摆开两只手，说：“自从你把庆和叫去，他就走下坡路了！”

这句话刺痛了孙豪，他呲出一个黄灿灿的金牙，狠狠地说：“照你的意思，是我把他弄坏的喽！”

我正想找话反驳孙豪，江瑞华已经说开了：“老孙，这是你说的，我可没有这样说；再说，弄好弄坏，反正群众有眼睛看着，也用不着我说。”

这一下闹僵了。孙豪生气地鼓着眼睛，叉着腰，江瑞华静静地坐着，冷淡地垂下长长的眼睫毛，只是偶尔瞥他一眼。

我这时态度鲜明说：“王庆和从塑料厂回来表现差了，这连他自己也承认，更可以向群众调查。老孙，你嘴上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们，骨子里却是一步步逼我们啊！”

孙豪见我和江瑞华站在一条线上，水泼不进。他索性撇下王庆和入党的问题，找着另一个岔子，厉声说：“你们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？！”

乍一听，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原来他指的是昨天通过的徐青林，有人说徐青林的爷爷当过伪甲长，孙豪就拿他同王庆和比较。他指着江瑞华的脸说：“革命干部的子女推出去，牛鬼蛇神的子女请进来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说！”

“徐青林根本不是牛鬼蛇神的子女！”江瑞华坚定不移地说：“经过调查，他爷爷也是劳动人民，根本没有当过伪甲长。即使是教育好的子女，表现很好，真正具备入党



条件的，也可以考虑吸收嘛！”

“徐青林，一贯调皮捣蛋！”

“你就把话说穿了，他种西瓜那次顶了你！”江瑞华果断地说，“你说他调皮捣蛋！大家还说他路线觉悟高哩！”

孙豪说不赢江瑞华，狠狠地骂道：“都是你搞的鬼。”

江瑞华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搞是我搞的，可是没有鬼！”

正在这时门口传来了脚步声，一群社员正走进大队办公室。孙豪大概觉得，大庭广众之下争不过一个姑娘是有失体统的，就压低嗓音，劝告地说：“何苦呢？你们支部眼看评为模范支部，你江瑞华眼看就要当优秀干部，为了这一点小事，你们同上级闹翻了，奖状和红榜，你们还要不要呢？退一步说，你们不要，你们要拖住王庆和的后腿，可你们得想一想，要有人也象你们对王庆和一样对你们，卡住你们的前途，你们会好过么？孔夫子说，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，这话可有道理啊！农村干部学习少、水平低，这个情有可原，不过千万不要心血来潮，要三思而后行啊！”

说完，他脸上露出极惋惜的样子，慢慢地走了。

## 五

大队里流传着各种谣言和说法，有的说江瑞华违抗上级，要撤职、处分；有的说她阶级立场不稳，硬要发展徐青林入党；有的还说江瑞华和徐青林有暧昧关系……

虽是十人九个不相信这些鬼话，可谣言还象蝙蝠一样，在阴暗的角落里飞来飞去。